

洪流

工人短篇小说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.7

目 录

在五月里·····	艾 东 (1)
银海飞舟·····	魏秋星 (29)
配角·····	柳万齐 (47)
红色的箭头·····	宋秀梅 (59)
乘风破浪·····	潘福海 (72)
洪流·····	耿桂云 (98)
两个老战友·····	艾 东 (115)
汽车飞驰·····	徐将林 (130)

在 五 月 里

邯郸国棉三厂工人 艾 东

—

一进厂门口，直通车间的是一条笔直宽阔的水泥路，路的两边竖着光荣榜、宣传栏，齐刷刷的排了一大溜。新刷的“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深入批判修正主义企业路线”、“学理论，促大干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”的大红标语，在五月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熠熠的光彩，使人一踏上这条厂区大道，就强烈感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热腾腾的气氛迎面扑来。在路北边那排光荣榜、宣传栏的后边，是工人们自己栽种的一片小树林，五月的风，吹得树叶嫩黄的颜色变成了墨绿色，密匝匝的枝叶连在一起，一眼望去，就象是绿色的海洋，风吹树摇，发出哗哗的涛声。每当茂密的枝叶向下弯腰的一忽儿，绿海碧波之中就露出了苇席搭成的大会主席台的顶篷。这是树林里的一片空旷处，厂里祝捷会的会场就设在这儿。

厂里有个习惯，每到五月，就要开一个全厂大会，那是因为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，厂里各项任务完成的情况需要总结

一下，有些模范人物先进事迹，也需要向全厂职工宣布一下。所以，厂里工人都说：“红五月是生产中的‘加油站’。”

今年五月，新华纺织厂职工大会更是热闹异常，不同往年。要知道，今年全厂提前四十天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，这对新华纺织厂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哪。厂生产组长陈宁，几天前，领着几个搞宣传的小伙子布置会场时就嚷嚷开了：“咱们新华厂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一跃成为先进厂，可不容易，这回可得好好热闹热闹，鼓鼓大伙的劲头，下半年能保持住这样的成绩，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就是稳拿的了！”

大会主席台是就着几根粗壮树身搭成的，主席台前，顺着两棵高大的白杨树，扯上了一幅巨大横标，“新华纺织厂学理论促大干祝捷大会”一溜金字分外醒目。主席台两侧，分放着四个四人围的红漆大鼓，有几个小伙子捋起胳膊，正起劲地擂着。各车间的队伍里都有个活跃分子，站在那儿指挥唱歌，喊着号子……

今天，陈宁特意穿了一件浅灰色的新咔叽制服，略显消瘦的脸庞胡子刮得净光。虽然他心里满是高兴，可大会开始后，他脸上只是露出浅笑，讲话时也尽量保持着平时那种平缓的声调，显出一种持重老练的样子。他说完生产组关于下半年的生产计划后，拿过平时由广播员广播的先进生产者名单亲自宣读，每念一个名字，都是那么有意加重着语气。

“准备车间先进生产者凌云同志请到台上发言……”陈宁刚刚离开讲台，大喇叭里传出广播员清晰的声音。会场东边准备车间的队伍里呼地站起一位胖胖的姑娘，用十分尖亮的嗓门说：“凌云刚离开会场有点事，一会儿就来。”说完，

神色焦急地向厂门口方向望去。片刻，人群里不知是谁突然喊了声：“凌云来了！”果然，树影里，一个姑娘从厂门口那边大步急奔过来，她手里好象拿着一件什么东西，肩头上两根小辫随着脚步有节奏地一蹦一跳着。

凌云，这个名字大伙早就熟悉了，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也经常念着她的名字。在厂里职工中间，传着她的故事也很多，说得最多的要数其中的两件。一件是延长学徒期的事儿。年初时，车间支部书记、老操作能手周大姐试验成功新穿扣操作法之后，已经出徒独立挡车的凌云找到周大姐，非要延长学徒时间，跟着周大姐学习新穿扣法。有人劝她说：

“你真傻，出徒时间晚了，调级长薪要受影响的。”凌云听不得这话，她对那个人坦率地说：“同志，咱们是工人，是新中国的主人，是主人就要多想想对国家的贡献，不能眼睛只看到鼻子尖，一心想着报酬是多少。对不对？”直把那人说得红着脸点了头，凌云才肯离开她。后来，凌云跟着周大姐学习新穿扣法，周大姐耐心教，凌云认真学，凌云不但很快掌握了新穿扣法，而且产量超过了周大姐，成了操作能手。还有一件事是厂工会负责宣传的那个小伙子说的，那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儿。一天，厂生产组长陈宁通知他把一季度先进生产者的照片挂到光荣榜上。那天，正赶上厂里吸收一批新党员，凌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正在他把凌云的照片仔细地往光荣榜上贴的时候，背后有人伸过手来把照片一把抢了过去。“谁这么开玩笑！”他生气地扭过头一看，不料竟是凌云。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让挂？她说：“咱们干革命又不是为的图名图利！再说，我做的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哪！”在场的人们都伸出大拇指

夸赞。

凌云快步来到台前，一纵身，轻盈地跳到台上。她展开手里的东西，台下的人们一看，竟是一张大字报，人们发出一片议论声：“嘿！还是凌云行动快，会还正开着，决心书就写好了！”凌云站在话筒前，明亮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，照着她红朴朴的脸颊，她眯起黑亮的双眼，看了一眼台上的陈宁，又环视了一下会场，也许是刚才走得急了些，说话的声音显得急促。

“各车间的老师傅们！”大喇叭里的声音是那么清脆响亮，在会场上回荡着，“在今天的会上，我放一炮！刚才，老陈说我们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，下半年怎么办？我同意他这么问，可我不同意他的答案！”她的声音是那么响亮有力。她抬起胳膊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，挂在眼前的一绺短发粘在了脸上。几千人的会场显得很安静，偶然响起一阵树叶的哗哗声，就象是平静的海岸上细碎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的声音。台下的人们静静地听她说。

“老陈说，我们下半年的目标是保持住上半年的生产进度，这怎么行！我们下半年应该是立下雄心壮志，突破上半年的生产进度，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……”凌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台下骤然响起一片掌声。准备车间那个胖姑娘站起来，尖亮的嗓门领着喊起了口号，会场上又是一片沸腾。“哼！”突然，大喇叭里传出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，人们这才注意到，坐在主席台上的陈宁脸色变了，嘴角上那种自信的微笑消失了，嘴唇绷得紧紧的，在消瘦的脸颊上印成一条直线。

“怎么，有意见不准提吗？”凌云回过头去，黑虎闪亮的眼睛盯着陈宁，率直地问了一句。

砰！陈宁只是把手里的茶杯使劲磕在桌子上，气愤地扭过身去。

“凌云同志，说下去！”台下的工人喊着，催促着。

凌云激动地回过头来，又用响亮的声音接着说：“同志们，回想这半年咱们厂学理论促大干是怎么走过来的？可现在陈宁同志却安于现状，不肯前进！看不到大伙在学习理论热潮中焕发出的冲天干劲！前些日子，我们准备车间青年突击小组多次向厂里提出建议，要求改革架子车。可我们交到陈宁办公桌上的决心书都有这么高一罗了，至今没有回音。我们去找过老陈，大伙听听他怎么说吧，他拖着长音：‘现在生产局面不坏嘛，再说搞那些东西谈何容易！’请问，天下哪有容易事，要革命就得干！难道我们提前四十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就是轻易得来的吗？”说到这里，凌云不由气愤地抬高了嗓音，“还有，对这次评先进生产者的做法，我们车间许多工人有意见，陈宁同志大会小会讲，谁的产量高，就评谁是先进生产者，就是不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不讲坚持政治挂帅，还说什么，要不这样评，下半年谁还干哪。这正说明了他要把评先进生产者当成了一种什么手段！听说还要订个什么‘先进生产者评定条例’，把这些都写成条条定下来，这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呀？”

台下的人们响起一片笑声，又小声议论着。

这时，凌云猛地高高地扬起手中的大字报，大声说：“在今天的会上，我们再次提出改革架子车的建议！同志们看，

这就是我们的口号！”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在大字报上，大字报上墨写的字迹还没有全干：“学习理论，坚持前进，反骄破满，继续革命！”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亮。凌云清脆的话音又从大喇叭里传出来，在会场上回响着：“咱们宣传栏上贴的喜报有这么一句话，‘争分夺秒，大干社会主义！一纱一线，连着五洲风云！’说得好！干革命就得有个大目标。我说呀，我们改革架子车，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，这连着世界革命呢！”说着，她笑了，笑得那么真挚，那么愉快。情绪激奋的人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散会时，人们潮水般向厂门口涌去，大喇叭里播放出人们熟悉的激昂的歌声。

咱们工人硬骨头，
龙腾虎跃争上游。
大庆道路宽又广，
昂首阔步向前走！

这雄壮有力的歌声象林涛，似海啸，随着五月的风，穿过哗哗晃动的茂密枝叶的缝隙，飞出树林，在高高的蓝天中回荡。凌云和他们青年突击小组的姑娘们早从人流里钻出去，飞跑到厂门口，要把那张大字报贴在最显眼的地方。正在她们贴着大字报的时候，有个工人跑过来说：“凌云，老陈说让你到厂生产办公室去一趟。”掂着脚尖刷浆糊的凌云回过头来，凝眸细想了一下，把手里的笤帚递给那个尖嗓门的姑娘，说：“张英，你们先贴着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二

凌云从陈宁办公室出来，已经是中午了，她紧紧绷着嘴唇，皱起眉头，向车间急急走去。她刚一走进工段，就被姑娘们呼啦一下围住了：“怎么这半天才回来，真叫人着急，我们正说去找你呢。”姑娘们刚从架子车上下下来，围裙还在身上系着，七嘴八舌地说着，一个叫陶敏的姑娘拉起凌云的手，细细端详了一会凌云的面容，悄悄地问：“陈宁说什么啦？”人圈外边的张英不耐烦了，也不管那姑娘愿意不愿意，三下两下挤到她面前，高门大嗓地说：“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，凌云，快说说，谈的结果怎么样？”象是发了一声号令，姑娘们一下子肃静下来，焦灼的目光看着凌云。

凌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她看着这些日夜奋战在同一个岗位上的伙伴们，这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，感到身上充满着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有这么多好同志，还怕什么困难克服不了！顿时，她眉心舒展，微微一笑，推了一下张英的肩头，爽朗地说：“看把你急的，结果还想不到吗？一个字，‘斗’！”

“这么说，陈宁还是不同意？”张英睁大了眼睛。

凌云点点头说：“老陈还是那个说法，现在咱们厂生产形势很好，用不着搞那些东西。还说什么要突破上半年生产进度，下半年主要是推广新穿扣法，这也可以作出很大贡献嘛！”

“咳！真把人急死了！”张英忍不住气愤地一跺脚，“走，咱们上办公楼找他去！”

“别忙!”凌云上前拦住她说:“刚才,我正跟老陈争论时,去市委学习的党委书记和周大姐回来了,他们一听说咱们的革新建议都很高兴,周大姐当时就建议厂党委开会研究这事。”凌云昂起头,目光凝重,语气沉缓有力地说,“我想,党委一定会支持咱们的!”

正在这时候,一个中年妇女出现在车间门口,她梳着齐耳短发,上身穿一件蓝色的制服,显得利落大方。她看看正在撅着嘴生气的姑娘们,悄然笑了,打趣地说:“什么事能难住我们青年突击小组的姑娘们呀,啊?”姑娘们惊得回过身来,齐声喊着:“周大姐!”围了上去,张英一步抢过去,夺过她挎在肩头上的草绿色帆布包掂了掂,说:“喝!这么沉!”

“这是市委召开的学理论会上发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。凌云,这里有几本是送给你们小组的。”周大姐又拿过帆布包,一面解着扣带,一面微笑着说:“不抓紧理论学习不行呀,要落在形势后边了。看看,我才走了一个多月,厂里形势变化多快呀!你们小组又……”

“哼!”张英又生气地撅起嘴。

“周大姐,你快说说,厂党委怎么决定的?”凌云接过周大姐递给她的书,也有些着急地催促着。

“厂党委决定,完全支持你们的革新建议。另外,党委书记听说凌云在会上放的那一炮后,称赞放得好!说这是新形势下对干部的一个促进!”周大姐抚摸着凌云的肩头,凌云黑亮的眼睛里闪烁出十分激动的光采。周大姐又抬高声音说:

“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,动力车间的老师傅刚才给厂党委打报告说,为了支持架子车的革新,准备支援咱们一批小马

达!”

“嗨!这可带劲啦!”姑娘们兴奋得跳了起来。

“咱们什么时候干?”张英捋着袖子,憋不住地问。

“怎么,你们又不着急了?”周大姐故意笑问着,又说:

“厂党委决定立即着手改革架子车!”

“那……”张英咂咂舌头笑了。

凌云看看墙上挂着的电表,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,她小辫一甩,向张英她们一挥手,说:“走,先去拉来马达。”

“走!”姑娘们响应着。

“凌云,先吃了饭再去,食堂就要开饭了!”周大姐忙招呼着她们。

“回来再吃吧!”姑娘们笑着,蹦着,已经跑远了。

车间外面,阳光灿烂。绿色的树,红砖的厂房,灰白的水塔,背衬着蓝天,在阳光的照耀下,显得格外清晰、明快,真象是一幅风景画。周大姐追上来,和姑娘们并肩走着。宽阔的厂区大道平坦、笔直,清爽的风迎面扑来,令人心旷神怡。五月的风是那样清新、湿润,人们呼吸着,会感到十分激昂奋发,浑身充满了一股向上的力量。周大姐走在凌云身边,她发觉凌云不时眺望着远方在沉思。远处,那白烟升腾的地方是钢铁厂;再远点,那飞转的天轮下面就是有名的胜利煤矿。从那里,不时传过火车轰隆隆的轧动声和尖厉的长鸣。不知怎的,这时周大姐想起凌云常常说过的,她从小就喜欢坐在道边看那一列列满载着钢材乌金的火车,喜欢数那林立的吐着白烟的烟筒……

“凌云,你在想什么呢?”周大姐用胳膊肘碰碰凌云说。

凌云象是被惊醒似的，回过头来，噗哧一声笑了：“我在想胜利煤矿有位老模范对我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胜利煤矿的先进经验在报上发表以后，我揣上个本子就到矿上找到了那位老模范。”凌云兴致勃勃地讲着，“他长着黑黑的胳膊胡子，两只眼睛又明又亮，说话的声音响得能盖过井巷里的放炮声。他领着我从坑道里出来时，正碰上报喜的队伍敲锣打鼓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，我羡慕地说，你们可真了不起，真象诗上写的那样，‘捷报传，锣鼓敲，胜利歌声冲云霄’了。那位老模范一听，笑了，他抚摸着黑胡茬意味深长地说：‘小同志，不能只听见锣鼓敲，想不到锣鼓声中有斗争哪！’他的话在我心头一震。接着，他又讲了胜利煤矿被评为先进煤矿之后路线斗争的新动向、新特点。那以后，我就一直记着他说过这句话……”

微风轻轻撩动着凌云额前的一缕短发，吹送着她热烈的话语。周大姐望着凌云，她那明澈透亮的眼睛热切地望着那远处的煤矿，神情象是想得很远。“哎，你们快走呀！”张英和别的姑娘们在前边喊了起来。凌云猛地掉过头，大声答应着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便飞跑上去……

姑娘们拉着装满小马达的板车，兴高采烈地往回走着，迎面碰上了车间统计员。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周大姐，老陈来电话，说有急事找车间主任，主任到浆纱车间有事儿，他说找你更好。”

周大姐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水，急匆匆来到车间办公室。她刚一抓起话筒，里边就响起陈宁急促的声音：“是老周

吗？……是这么回事，布场车间十八支平布要扩台，希望你们车间做一下动员，保证供应……”

周大姐紧缩起眉头，打断陈宁的话，说：“原计划不是在三季度扩台吗？”

“哦……”陈宁语塞了，支吾了半天才说，“这是大千快上的需要嘛！”

“你考虑了吗？”周大姐毫不让步，追逼着陈宁说，“十八支平布正是凌云她们小组供应，你偏偏这个时候这么做，不能不叫人考虑到这是故意给革新架子车制造障碍！”

陈宁有些不耐烦起来：“怎么，你们感到有困难了？”办公室里静静的，话筒里陈宁的声音很响，凌云她们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困难？”周大姐淡淡的一笑。这时，凌云猛地上前抢过话筒说：“给我，我回答他！”她双手紧紧攥住话筒，一字一顿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老陈，请你放心，十八支平布一定保证供应，架子车革新也一定要搞成！”

这时，车间里的红灯亮了，灯笼般闪射着如火的光采，就象是云雾里导航的指示灯。一时间，千百台机车随即轰鸣起来，巨大的声响好似大海掀起的惊涛骇浪一般，冲天的涛声震耳欲聋。凌云望着这红灯闪耀，万机轰鸣的情景，对战友们充满信心地说：“不管有多少困难，咱们也要冲破难关！”

三

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。

改革架子车已成了全厂职工最关心的事，各车间都主动来支援。变速装置遇到难题，细纱车间技术革新小组找上门来献计献策；加工部件有了困难，机修车间主动承担任务。工人们上下班时，总要绕道到准备车间看看，好象有一件搁不下的心事似的。凌云心里更是平静不下来。她简直象着了迷似的，吃饭时，用筷子蘸着菜汤在饭桌上画草图，下班后，就抱着个本子蹲在架子车前琢磨。这些日子，常常是送走晴朗夜空的一弯明月，又迎来东方破晓的霞光。凌云和青年突击小组的姑娘们凭着坚强的信念和毅力，在兄弟车间的帮助支持下终于改装成了第一台自动穿扣机。

化验室的门猛地开了，凌云和张英一伙姑娘从里边飞跑出来，她们兴奋的脸上放着红光，嘴角上挂着喜悦的笑容，几天的劳累象天空的浮云一扫而光了。刚才，她们把自动穿扣机穿引的纱头拿到化验室里，经过检验，质量完全合乎要求。自动穿扣机可以正式上车试验了。凌云顾不得对负责检验的师傅道声谢，接过化验单就向外走去，后边的张英又悄悄地从她手里抢过来，飞也似地向前跑去。姑娘们追逐着，咯咯的笑声撒了一路，兴奋的心情象是要飞起来。

那台自动穿扣机停放在车间大道旁边，比一般架子车高出一截的支架，象是江面上鼓起劲风的白帆，高高地昂起头，样子很神气。翠绿的机身已经是铮明瓦亮，都能照得见人影儿，姑娘们却还在一个劲地擦着。凌云轻轻抚摸着泛着光泽的机身，她瞧瞧分线器，又扳扳穿引钩，穿引钩乌黑闪亮，玲珑小巧的体态和那长长伸展的钩臂，看去真象一只展翅欲飞的燕子。“一会儿，你可真要飞起来了！”凌云深情地说

着。身边的陶敏回过头，用手按着胸脯，说：“凌云，不知怎的，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……”张英在一边一甩油布，大笑着说：“小敏，现在先别激动，一会儿，等生产组的人来了，咱们的自动穿扣机这么一开，有你激动的时候！”

正在姑娘们说笑的时候，周大姐走来，把凌云拉到一边，说：“陈宁说生产组不来人了。”

“啊？”凌云眉毛轻轻一扬。

这些天，陈宁见人就是那么一句话：“到底是年轻人，当上生产标兵就不知天高地厚起来。哼！但愿别捅出大乱子！”几天里，他一次也没有找过凌云，也没有问过革新的事，可每天都要找到车间统计员问问十八支平布的供应情况。虽说并没有发生生产脱节现象，可陈宁还是不能满意。尤其是凌云个人的产量，显然是不如以前高了。“他担心的是照这样下去，别说突破上半年生产进度，就连第三季度的生产计划也要成问题了！他想来想去，觉得那个“先进生产者评定条例”还是要尽快搞出来，这样不但可以调动一下各车间的积极性，还可以提醒凌云，再这样搞下去，就有可能失掉先进生产者的称号。今天一早，他正在琢磨着这件事，凌云打电话告诉他试验的事儿，他在电话里冷冷地说：“这次革新又不是我抓的，我去没有什么必要吧！”“你还是不是厂生产组长？”凌云当即气愤地问。陈宁迫于无奈，答应派人来。看来，现在是一个人不来了。

“离了他，地球照样转。他不来，咱们照样试验！”凌云嘴角紧紧一抿，愤愤地说着，转身向自动穿扣机走去。

高高车架上密密排列的雪白经线闪耀着银辉，随着穿引

钩的来往飞巡，银白的经线移动着，穿过扣眼，落入综片，那一闪一闪的银光，象是燕子掠过平静的湖面，漾起的层层涟漪，荡起的道道波光。试验在紧张进行着，虽然车间里机车的轰鸣声是那样响亮，经线穿过扣片的声音又是那样微弱，好似从吼叫的机车上要听到螺丝的松动声那样难以捕捉，可凌云还是那样聚精会神地谛听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穿扣机每个部件的一转一动……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。

这时，穿过扣片的光溜溜的纱线忽然变得象是一条毛毛虫了。人们的目光都投向凌云，她薄薄的嘴唇紧绷着，长长的眼睫毛上挂着细小的汗珠，眼睛还是那样不眨地紧盯着运行的穿扣机，那神情象是在说：“不能停车，要观察，只有得到第一手资料，才能进一步改进……”

正当人们手心里捏着一把汗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人群里挤进来一位穿着灰咔叽布制服的人。当他喘着粗气，正要喊出什么来的时候，人群中周大姐注意到了他，冷静地瞥了他一眼，使他把刚要冲口喊出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来人是陈宁，虽然他早晨冷冰冰地回了凌云的电话，可心里总象搁着一件事，弄得他心绪不宁。他把刚写了个开头的“先进生产者评定条例”往桌上一扔，一阵风似的赶到了准备车间。

凌云把分纱器调整了一下，银线又如流水般穿过扣片，人们这才吐出一口气，陈宁也掏出手帕擦了擦额角上冒出的一层细小汗珠。凌云侧过头来，对张英说：“准备测定！”张英答应一声，打开雪亮的秒表壳，带着红头的秒针嘀嗒嘀嗒清

晰地走动。一分钟过去了，张英清楚地说道：“一百零八根！”

又一分钟过去了。

“一百二十四根！”

时间在不停流逝着，穿扣机嚓嚓的声响在车间里震荡着。凌云细细观察着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还可以再提高。”

一分钟穿过一百二十四根纱，平均起来，不到半秒钟就要穿过一根，有人听起来，也许会赞叹道：“真快呀！”因为，半秒钟的时间，这在日常生活中，真是极短暂的一刹那。可在那些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、胸怀远大革命目标的工人们说来，这半秒钟，又是多么重要哪！哪怕再分成十份，也满足不了那热切的、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分夺秒拼出全部力量的心愿呀！凌云咬住嘴唇，猛然抬起头和大伙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手又果断地按在“加速”的那颗红色旋纽上，穿扣机象是愤怒起来，嚓嚓的细雨般的穿扣声突然暴风雨般急骤地响着，穿速提高了，人们屏住呼吸，紧张地注视着……

呜——，穿扣机象是被什么卡住似的，鸣叫一声停住了，人们惊异地抬起头来，站在穿扣机电闸前的陈宁，一只手按在掉下来的开关上。

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众人围住了陈宁。凌云站在前面，目光炯炯地逼视着他。

陈宁嘴角嘘出一口气，半晌，才愤愤地说：“我在这儿看半天了，简直是蛮干！”

“穿扣机的最大效率是多少？你说！不干怎么能摸清！”凌云针锋相对地回答着。